

卧龍生 江湖傻小子姊妹篇

糊涂奇俠



俠奇

卧龍生 著



瀟江出版社出版

(桂)新登字 03 号

糊涂奇侠

卧龍生 著

*

漓江出版社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四川蒲江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 字数 411000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407-1061-0/I·718

· 定价:9.98 元

目

录

第一章	疯狂淫魔 …… (1)
第二章	糊涂嫖客 …… (15)
第三章	绑票诡计 …… (56)
第四章	风流女贼 …… (78)
第五章	风云突变 …… (114)
第六章	野店美人 …… (137)
第七章	情种偷欢 …… (162)
第八章	魔女淫威 …… (189)
第九章	威震群雄 …… (223)
第十章	四大掌门 …… (249)

第十一章	镖局血案	… (271)
第十二章	神秘来客	… (293)
第十三章	破庙奇变	… (325)
第十四章	少女春心	… (358)
第十五章	旷世决战	… (376)
第十六章	十面埋伏	… (423)
第十七章	恐怖坟场	… (455)
第十八章	处女献身	… (473)

名震江湖，位列至尊的玄悟和静虚真人，法广和海远大师！

这样四位武林至尊竟然不远千里，联袂来到赣南小小的石板滩，这是为什么？

此刻又拦道对奕，又是何般意图？

郑天鹰不敢多想，赶忙敛定心神，准备上去给四位前辈请安。

哪想他刚走两步，眼前突然白光一闪，一颗围棋子竟闪电般朝他眉心打来。

郑天鹰慌忙驻步，伸手去接那颗围棋子。

可那颗围棋子却又在他反手即将扣住的瞬间，倏地掉头，循着来路飞了回去。

郑天鹰定睛看去。

只见那位武当派的掌门人玄悟真人头也不侧，依旧紧盯着棋盘，伸手用两指将那颗飞回的围棋子夹住，按落在棋盘上，朝对面的华山派掌门人静虚真人笑道：“你自走绝路，怪不得贫道手下无情了！”

静虚真人捋着长须，也笑道：“看来铤而走险，并非活路。自古道，玩火者自焚嘛！”

两道都手捋长须，相视而笑。

呆立的郑天鹰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话中意思，但却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寒颤。

显然，两位威名赫赫的掌门人这番对话是冲他说的！

铤而走险，自走绝路？

他郑天鹰何时铤而走险，自走绝路，做下了对不起武林的事情？

竟然惊动了武林至尊们，来到这石板滩的官道上，拦路问罪！

这时，糊涂由公孙三艳搀扶着走了上来。

糊涂的酒还未醒。

糊涂见郑天鹰愣在路中不走，推他一下，道：“前面就是石板滩了，怎么还不快走？愣在这里看风景呀！”

郑天鹰扭头愤怒地瞪他一眼。

糊涂一怔，这才察觉有异。

糊涂稳住身形，打了个酒隔后，方才抬起朦胧醉眼，朝前望去。

两道和两僧席地下棋，如此而已。

糊涂晒然一笑，道：“原来是两个臭道士和两个臭和尚挡住了道路！上去把他们赶走就是了，还用得着这样的发呆吗？”

说罢，糊涂就推开了公孙三艳，也推开了前面的郑天鹰，踉踉跄跄，直朝两道两僧走去。

郑天鹰见糊涂这般有眼无珠，张狂鲁莽，自然大惊失色。

郑天鹰本想拦住他。

但不知为什么，他的手伸到半空又缩了回去。

糊涂已然踉跄到了玄悟真人和静虚真人的面前。

糊涂伸着颈子打了个酒隔，道：“喂！你们下棋怎么下到路中间来啦？快让开，我要从这里过去啦！”

两位道长似若无闻，依旧执着黑白棋子，专心地对奕。

糊涂又晃悠到旁边的法广大师和海远大师的面前，喷着酒气：“喂！那两个道士不让我，你们两个和尚让我吧！”

两位大师依似无闻，专心对奕。

这时，法广大师拈起一颗黑车，连吃海远大师数子，最后直落底盘，铿声道：“将！”

海远大师一怔，凝眸棋盘瞬间，招头笑道：“你这黑车好厉害！竟连吃我儿子，还落底叫将！”

法广大师笑道：“你看我这黑车象什么？”

海远大师道：“象一个煞星！”

法广大师道：“对！象一个煞星，黑煞星！”

一旁的糊涂突听“黑煞星”三字，不由浑身一颤，酒已醉了一

半。

正当他张口想问什么时，突又见法广大师很古怪地笑了笑，望着海远大师道：“那么，依你所见，这招该怎么解法呢？”

海远大师略一思忖，笑道：“你这黑煞星太残酷无情，我只有拚尽全力吃掉你，方才有一线生仙！”

法广大师又笑道：“要是我进兵，用小煞星叫将，你又怎么解法呢？”

海远大师道：“小煞星也是个煞星！如果留下它四处猖狂，我不仅要多失几子，而且最终也很难将这盘棋下活！”

法广大师道：“那么，你是准备用士象联手破它口罗？”

海远大师冷笑：“哼！我若用士象联手破它，别人岂非要笑我又众欺寡，以强凌弱！”

法广大师道：“你的意思是……”

海远大师道：“我飞单象破它！”

法广大师双掌合十，笑道：“好吧，那就拜托大师了！”

海远大师也合掌还道：“没什么。为了整盘棋局，老衲就在大师面前献丑了！”

说罢，海远大师就用两指从棋盘上拈起那枚单象。

然而海远大师凝思片刻，却没有将那枚单象按落在棋盘上。

海远大师竟反手突然将那枚棋子向糊涂打去！

糊涂止不住大惊失色。

糊涂完全没想到，这个下棋的和尚会突然向他出手。

糊涂更不明白这个和尚为什么要这样做。

糊涂根本没听懂两位大师刚才的那番对活。

糊涂还以为他们在讨论棋局呢！

所以糊涂猝不及防，几乎还来不及有丝毫反应，那枚棋子就闪电般飞到了他的眉心前。

糊涂唰啦一颤，酒全醒了，心想今天糟了，被人暗算了！

可就在这时，海远大师突展右臂，运动真气，叫声：“回来！”

那枚棋子就在快要打中他眉心的瞬间，竟然蓦地掉头向海远大师飞回去。

虽然如此，糊涂还是被那棋子挟带的内力，震得一个趔趄，踉跄着后退了数步！

糊涂霎时面色惨白，浑身冷汗如涌。

糊涂指着海远大师，惊问道：“你……你这个臭和尚，究竟想干什么？”

海远大师兜手接住那枚飞回的棋子，冷笑道：“我要是用这棋子打死你，江湖中人还不笑话我堂堂掌门人，竟发暗器伤人！好啦，你准备接招吧！”

说罢，便把那枚棋子“啪”地按落在了棋盘上，连看都不再看糊涂一眼，继续和法广大师对奕。

糊涂一怔，知道遇上了对手，要想回石板滩，就必须同这和尚再打一架了！

打就打吧，谁怕谁？

来这石板滩后，他打的架还少吗？

他哪次又输给了别人？！

糊涂晒然一笑，即刻来了精神，又手叉腰，高叫道：“臭和尚，你还磨蹭什么？有什么本事，你就尽量使出来，胡大爷在这里等着啦！”

在武林到尊面前，竟敢妄称大爷，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两位大师仍然专心对奕，似乎根本没听见他那狂妄的叫嚷。

法广大师落子棋盘，笑道：“进兵叫将，你怎么解？”

海远大师冷笑：“哼！小小卒子，何足挂齿！”

说罢，海远大师便拈起一枚士吃去那叫将之兵。

但棋子刚落，海远大师的身形却突然掠起，就那么盘着双腿向糊涂飞去，凌空劈下双掌！

糊涂早有准备，见海远大师来势威猛，不敢怠慢，但也没躲避，陡举双掌，以“霸五擎天”的招式，接住了海远大师劈下的掌

力。

蓬！

一声极是沉雄的巨响。

四掌相对，都止不住猛烈地颤抖了一番。

就是站在一旁的郑天鹰，也明确地感到脚下的地皮剧烈一抖！

可海远大师和糊涂的双掌还紧地粘在一起。

海远大师凌空而坐，就如一尊打坐的金刚，死死地压制着下面的糊涂。

糊涂的双脚则渐渐地往下沉陷，把黄土官道踩出了两个凹坑。

糊涂大汗淋漓。

糊涂没想到这个和尚竟有如此深厚的内功。

糊涂知道再这样抗衡下去，自己最终会被这个和尚压成一堆肉饼。

糊涂慌忙念动黑煞心法的真廖，同时把自己的功力猛然提高到了八成。

凌空而坐的海远大师突感一股奇大的内力翻腾上袭，身子禁不住猛烈一颤。

趁这点空档，糊涂便稳住了身形，控制住了自己的双脚不再往下沉陷。

但海远大师一颤之后，又陡然加大了功力，泰山压顶般直朝糊涂袭来。

糊涂只得提气凝力，咬牙撑住。

于是，两人就此僵持下来。

海远大师的脸上也浸出了无数细密的汗珠，在晚照里分外的夺目。

而糊涂的头顶则热气蒸腾，象袅袅的轻烟，飘绕上升。

官道上鸦雀无声。

四野一派沉寂。

夕阳余晖把两人龙争虎斗的身影，投射在黄土官道上，拉得很长很长，就如一尊横跨天地的静默而又奇伟的雕塑！

人们都不说话。

就连法师和旁边的玄悟、静虚两位真人，也停止了对奕，扭头默默地盯着这一幕。

至于郑天鹰、公孙三艳和白云飞，则早已目瞪口呆，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他们都是江湖中人，也算是见过了不少的世面，可这样惊心动魄的内功拚斗，他们却从未见过！

更何况拚斗的两人之中，有一人是峨眉派的掌门人！

这就给这番拚斗蒙上了极为震撼人心的传奇色彩！

即使说这番龙争虎斗是天字第一号的大较量，也绝不为过！

可这天字第一号的大较量，其最终结果将会怎么样呢？

法广大师和玄悟、静虎两位真人全都沉静观之，似乎成竹在胸。

因为他们全都知道海远大师的武功造诣！

而海远大师本人也凌空而坐，不急不躁，虽然大汗淋漓热气蒸腾，但却神情安详平和，一副稳操胜券的模样。

糊涂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并且双脚又开始往下沉陷。

其速度甚至比刚才还快！

连他自己也有了明显的感觉！

糊涂自然大惊失色，不敢再恋战下去了。

因为他从刚才那阵较量中，已然明白了双方各自的优势。

海远大师的内力虽然不及他的威猛，但远远比他的内力深邃绵长！

如果就这样僵持恋战下去，他最终必败无疑！

所以，他必须想方设法立刻结束这场较量。

只有这样，他才可能有一丝反败为胜的希望。

不然，那最终一败，就不是简单的败落或败走，而败得命归黄泉了，说不定浑身的骨头也会被海远大师压成齑粉的！

计策一定，糊涂便心念聚动，念起黑煞心法的真诀，同时将内力猛然提高到极限，振臂向空中的海远大师袭去。

黄土官道上即时卷起一团尘埃，被他突起的内力挟带着，飞蝗般直向空中射去。

蓬！

飞扬的滚滚黄尘中，突起一声极是沉雄宏闷的巨响。

接着，就见海远大师盘腿而坐的身影，从那团黄尘中倏地腾起，翻翻滚滚着，直朝空中飞去

法广大师和玄悟、静虚两位真人，全都惊骇色变，齐起身形，掠到空中接住了海远大师。

四人落到地上时，海远大师已经嘴角涸血，双目紧闭，失去了知觉！

而糊涂虽然抖出全力震飞了海远大师，但依然被大师的掌力压得骤然矮了身形，双脚足足陷下去了尺余，并且也伤了内脏！

所以，海远大师飞出去的同时，糊涂也百魂俱散，哇地喷出一口鲜血，扑倒在黄土官道上，不省人事了！

公孙三艳惊叫一声，赶急扑上去，扶起糊涂。

法广大师扶着海远大师，神色凄怆，仰天长叹：“白虎值年，武林劫难，二、三十年一轮回，天意，天意呀！”

叹罢，法广大师便招呼起玄悟、静虚两位真人，挟持起受伤的海远大师，几人纵跃，便消失在了路旁的树林里。

* * *

苍山似海。

残阳如血。

灿烂的晚照把暮色渐起的乡野涂染得异常的辉煌壮丽。

黄土官道上，公孙三艳正合力一处，双掌搭在糊涂背心，给他输功疗伤。

郑天鹰和白云飞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

不知为什么，两人的面色都很忧郁。

郑天鹰尤其是如此。

郑天鹰背对夕阳站着。

于是，他那忧郁的面孔在夕阳的暗影里愈加显得阴沉严肃，紧绷绷的，仿佛要拧出水来！

郑天鹰不能不忧郁，甚至恐惧。

任何一个江湖中人，在短短有几天时间里，遇上这么多可怕的人和事，都会忧郁恐惧的！

先是在石板滩受到黑煞门的骚扰，威远武馆被人绑票勒索，垮掉了。

然后是翠微神剑青一萍，踏水归去之时，被人杀掉，尸体扔进大鼎锅里，熬成了浓汤。

再后就是他走镖。

在桃花山的小路上突遭西域骷髅门人的劫杀，差点丢了大宗镖银。

虽然侥幸闯过了桃花山，但还是在从无匪迹的石门楼被人暗算了。

不仅丢了镖银，他们还被那邦强盗劫掠到了那个破庙里，整整关了一天一夜！

不过，这些都不足以令郑天鹰忧郁恐惧。

黑道上的人物找白道上人的麻烦，这很平常，不足为怪。

令郑天鹰真正忧郁恐惧的是今天！

他们一逃出桃花山那帮强盗的魔掌，竟然在回石板滩的途中连遭三批武林高手的截杀。

先是岭南双雄。

再是青城五杰。

最后竟然是武当、少林、峨眉和华山四大门派的掌门人！

这些人物都是名震江湖的侠义之士，有的还是一代宗师，武林至尊！

他们为什么从东西南北中不同地方，不远千里又不约而同地纷纷来到了这赣南的小小石板滩？

为什么他们一来就要沿途伏击，截杀他和糊涂？

糊涂有黑煞门人之嫌，被人截杀，倒是事出有因。

可他郑天鹰呢？

他郑天鹰虽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侠士，但一生光明磊落，行侠仗义，从没做过对不起武林的事，为什么也遭到了他们的截杀？

更何况这些截杀他的人，在他早年流浪江湖时，都曾有一面之缘，深深浅浅都有些交情。

可为什么此番一来，全都抹下了面皮，仿佛不认识他似的，一味的要杀他呢？

郑天鹰绞尽脑汁，也想不透其中的原因。

他本是侠义道上有名份的人物，现在却遭到更多的更有名份的侠义之士的截杀，他能不困惑，能不忧郁，能不恐悸么？

郑天鹰不由摇摇头，长叹一口气，转过身去，忧郁地凝望夕阳晚照下石板滩。

夕阳依旧那般血红。

晚霞依旧那般灿烂。

石板滩依旧那般宁静肃穆，浸淫在黄昏种种绚丽的色彩中，一如往常那样温馨平和。

可是，普天之下最有名的黑白两道的人物，现在都不约而同，悄悄地聚到了这里。

这是为什么呢？

眼前这小小的石板滩承得了这些叱咤风云的龙虎般的人物的闹腾么？

石板滩会不会因此而一翻天地覆呢？

暴风雨到来之前，总会有片刻的宁静。

难道眼前这片平和安详的景象，竟是那暴风雨到来之前片刻的宁静？！

郑天鹰心中一悸，不寒而栗，感到自己的身子正在朝一个万丈冰窟里跌落。

于是，郑天鹰的鼻端又飘起了那股清冽的血腥气，眼前又出现那幅残酷的画面：旷阔的河滩上，西风凛冽，尸横遍野，雪茫茫，血也茫茫……

就在这时，郑天鹰突然听见了一声叹息。

郑天鹰扭过头去。

那声叹息竟是昏迷中的糊涂发出来的。

糊涂长舒一口气，眼还未睁开，就发出了那声叹息：“唉！这狗日的臭和尚，武功竟然这么厉害！”

然后才悠悠的醒来，睁开了双眼。

公孙三艳见状大喜，移身到他面前，道：“胡大哥，你……你没事吧？”

糊涂站起来，活动几下身子，道：“没事！那个臭和尚算什么东西，他打得死我吗？”

公孙三艳欣喜不已，连忙身前身后给他拍抖灰尘。

旁边的郑天鹰却沉下脸来，喝道：“胡师你，你少放肆！”

糊涂一怔，茫然道：“郑大爷，你又怎么啦？”

郑天鹰厉声道：“你知道刚才那个老和尚是什么人吗？”

糊涂摇头：“不知道。怎么？他是你的朋友？”

郑天鹰道：“论朋友，我还攀不上。不过，他比朋友更令我尊敬！”

糊涂道：“看你这么恭敬的样子，那老和尚一定来头不小吧？”

郑天鹰道：“你说对，他确实来头不小！他就是天下四大门派

之一的峨眉派的掌门人海远大师！”

糊涂却依旧一脸茫然：“你说什么？峨眉派？什么是峨眉派？”

郑天鹰一怔，紧盯着糊涂：“怎么？你连峨眉派都不知道？”

糊涂很诚实地摇头：“不知道。”

郑天鹰冷笑一声，也不探究他此刻是否装疯卖傻，顾自径下说道：“当今武林，技艺的名目虽然繁多，但从大体上讲，则可分为少林、武当、峨眉和华山四大门派。而海远大师，就是四大门派之一的峨眉派的掌门人，武林中的一代宗师！”

糊涂道：“武功怎样？”

郑天鹰道：“海远大师的武功在他本门之中，自是第一。特别是他刚才使用的混元金刚掌，由少林派的混无掌和峨眉派的金刚掌揉合而成，更是天下少有的绝学！”

糊涂似乎对这些派呀掌的不感兴趣，急问道：“那和尚的功夫在整个武林中，算不算第一？”

郑天鹰道：“十年前，江湖上最负盛名的饱学之士，著名的武林世家姑苏慕容家族的后代，慕容公子曾将天下的武林英雄排了名次。在慕容公子的英雄榜上，海远大师在第二位！”

糊涂道：“那么排在第一位的是谁？”

郑天鹰道：“排在第一位的是两个人。”

糊涂惊道：“两个人？”

郑天鹰点头道：“对，两个人！因这两人曾在泰山之巅砌磋武功九九八十一天，最终也未分上下，所以，慕容公子便将两人并列在第一位！”

糊涂道：“那这两人是谁？”

郑天鹰道：“这两人虽有一丝同门的关系，但却是一僧一俗。”

糊涂道：“一僧一俗？”

郑天鹰道：“对！那一俗其实是我们赣南的人，就出生在东面瑞金县的右城镇。”

糊涂双眼一亮：“哦？他现在还在古城镇吗！”

郑天鹰摇头：“他早不住在那古城镇了！那里虽然是他的故乡，但却给他留下了许多痛苦的记忆！”

糊涂惊道：“这是为什么？”

郑天鹰道：“因他家是当地的首富，但又数代单传，人丁稀少，这样，就遭到宗族里其他人的嫉恨。”

糊涂道：“那些人把他怎么样了？”

郑天鹰道：“那些人为了得到他家的财产，竟密谋串通一气，用砒霜毒死了他父母。”

糊涂道：“那他呢？也被毒死了吗？”

郑天鹰道：“他虽然没死，但也中了剧毒，虽生犹死，以至于十五、六岁了，还象个八、九岁的小孩一般，又矮又瘦又黑，简直象个丑八怪！”

糊涂道：“那后来呢？”

郑天鹰道：“后来，他幸遇了一个同样身中剧毒的叫花泰华的武林中人。他采摘草药给花泰华疗毒，花泰华则教他一些武功。后来，为了给花泰华彻底疗毒，他便出道江湖，四处寻找秘籍‘易筋洗髓神功’。”

糊涂道：“他找到了吗？”

郑天鹰道：“他不仅从少林寺的海因大师那里学到了易筋洗髓，还得到了海因大师修炼了整整六十年的功力！”

糊涂道：“后来呢？”

郑天鹰道：“后来，他又南下贵州，在一处深山洞穴里得食千年参王，汲取了阴婆子的元阴，最后还从他的爱妻苏小仙那里学会了易容绝技百变神功。从此，他功力倍增，于下无敌，行侠江湖，力挽狂澜，铲除了当时欲霸武林的恶魔万世帝君，成为天下第一侠客！”

糊涂双眼奇亮：“哦？他叫什么名字？现在住在哪里？”

郑天鹰道：“他姓柯，单名石，人称神州大侠，住在北京郊外